

守护“飞鲨”

■倪 帅 吕志浩 姜 涛



初春时节，海滨夜晚凉风拂面。海面上，伴随着阵阵轰鸣声，一架战机在夜空中闪烁着红蓝航行灯，缓缓飞向跑道，即将回归大地的怀抱。

此刻，海军航空大学某团机械师张冲，伫立在机棚前，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战机。

“我的飞机回来了！”战机身披皎洁的月光，平稳着陆。“飞得怎么样？”张冲接过飞行员的头盔和氧气面罩，将放飞单递了过去。

“一切正常，没问题！”飞行员竖起了大拇指。张冲终于放心了，严肃的表情放松下来，嘴角露出微笑。

对于已经工作了十多年头的张冲来说，每次战机降落后的几句询问，既是对飞行员和战机的关心，又是为一次飞行画上完美句号的必要流程。

完成了一天的工作，张冲走向通往宿舍的小道，机场重归寂静……

一

“新战友们，欢迎你们加入‘擎鹰’团队……”那年盛夏，新一批战友正式加入团队，大队长柳昱对各位新同志表示热烈欢迎。那天，他们近距离接触了“飞鲨”战机，内心充满了激动与兴奋。

随后，一堂别开生面的“擎鹰讲堂”在机棚举行。柳昱从战机结构讲起，到海上工作环境分析，再到分享自己的工作经历，像一位大哥跟弟弟们聊天。

授课结束后，柳昱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大家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上航母。”

“为了见到梦寐以求的战机。”

……

刚来到团队的那段时间，新战友们满怀新鲜与兴奋。工作训练之余，他们喜欢眺望机场边辽阔的大海，抬头仰望蔚蓝色的天空，畅想登上航母的那一天。

这里远离繁华的市区，周围荒无人烟，战友们平日里见得最多的就是战机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家心中的那份新鲜感渐渐淡化。孤独感像海水一样蔓延，不少战友甚至质疑：这里真

的是实现梦想的地方吗？我的梦想会实现吗？

随着一阵闹铃铃声响起，刚放单的机械师吕岷臻从睡梦中醒来。关掉闹铃、穿上机务服、拿上工作包……他与战友们登上通往外场机棚的大巴。那天，是吕岷臻机务生涯中的第一次外场工作。

大巴沿着海边通往外场的大道行驶着。距离试车场还有几百米时，巨大的轰鸣声已经让吕岷臻感到震撼了。他不禁担忧，现场的噪音该有多么震耳欲聋。

初冬的渤海湾，海风扑面，像锋利的小刀划过脸颊，留下刀割般的疼痛。很快，他的眉毛上结了一层冰霜，浑身冻得直打哆嗦。

机棚内，战友们正忙得热火朝天。他们摘下蒙布、打开座舱盖、清点工具……各项工作有条不紊。站在一旁的吕岷臻惊讶地发现，所有人的面孔都是黝黑的。

吕岷臻忍不住问：“班长，你们皮肤为啥那么黑？”班长笑着回答：“干个几年，你也会跟我们一样黑！”其他战友也笑了起来。

说话间，发动机随着飞行员推动油门杆发出巨大的轰鸣声。尾焰的热浪模糊了战机的轮廓，吕岷臻甚至感到机尾钢筋水泥浇筑的防吹屏都在气流中颤抖。

望着“飞鲨”机翼下战友们的背影，那一刻，他仿佛明白了，士兵的岗位不只在一线，他们的默默付出也是战场重要的一部分。

从那以后，吕岷臻格外珍惜外场工作的时光。他模仿着班长们的模样，时不时抬头看天空，扭头观察滑行道，期待“飞鲨”平安归来……

在这里，战友们夏天看到的是满山的绿色，冬天则是大雪漫天的银白色。冬去春来、日出日落，寂寞的颜色仿佛都是绿色或白色的。绿色的山白色的雪之间，还有着官兵黝黑的肤色。这些颜色融合成舰载机务兵忠诚的底色，更是守护战机的靓丽色彩。

二

盛夏的夜晚漆黑如墨，夜空那样高远，腾飞的战机也像天上的一颗星辰。

一次夜航飞行保障，机械师杨风强跑到预定位置引导战机。他的双眼紧盯返航滑行道，却迟迟未发现战机的踪影。

海风扑面而来，海盐味的空气填满

了整个机棚。每一秒等待都是煎熬。机组官兵的心也随着温度的升高焦急起来，手心不时冒着汗。数分钟后，微弱的指示灯出现在杨风强的视线中。随着轮廓逐渐清晰，轰鸣声由远及近，战机缓缓滑向机棚。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飞行员走下战机，杨风强快步迎上，详细了解战机情况。“空中没什么大问题，地面滑行时感觉刹车好像不太灵活，麻烦你仔细检查一下吧。”

飞行员话音刚落，杨风强就俯下身子、单膝跪地，左手拿着手电筒，右手顺着滚烫的管路逐寸检查，不时还闻一闻有没有泄漏的液压油味道。他的目光格外专注，额头上的汗珠在灯光映射下顺着脸颊滴落，浸透了工作服。杨风强检查了几次后，依然没有发现明显故障。

面对这个疑点，机组战友说：“风强，都检查几遍了，没什么大问题！”

“机务工作不存在‘没什么大问题’，再不明显的故障都必须严谨细致、认真负责。今晚这个故障点不查个水落石出，绝不能收班！”杨风强的回答掷地有声，让身边战友脸上一阵发热。

定位、拆装、测试、恢复……最终，经过数个小时的密切配合，机组官兵成功排除故障，把住了安全关口。杨风强长舒了一口气，对他来说，战机就是他们的战友，必须用心呵护。

退场时分，天边已泛起鱼肚白。机械师们走向滑跃平台的顶端，眺望远处的大海，一轮红日正在冉冉上升。金色的光芒洒满海面，也照亮了整个营区。

杨风强指着不远处海面上的一艘军舰，笑着说：“作为舰载机务兵，未来，我们还得上航母保障呢！”一手托着宝贵战机，一手托着战友生命，在杨风强心中，极端负责是舰载机务兵的信条，包含着官兵对“飞鲨”战机的无限热爱。

“报告机长同志，××号准备良好，可以飞行！”翌日，当看见战机再次起飞、冲向海天的那一刻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幸福的笑容。随后，杨风强安心地转身，作好战机接收的准备。阳光中，他的背影挺拔极了……

三

“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？”“有！有！有！”那年初冬，该团组织誓师动员大会，面对领导的发问，台下官兵热血沸腾，纷纷给出响亮回答。

岭上开遍映山红

■林文秋

红色的年代，追忆着血与火写就的历史一页。

站在遵义城外的红军山上远望，满山的映山红都长成了丈把高的树。树姿娟秀，落英缤纷，像是一条悬挂在半空的红飘带。

美丽的映山红隐去了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。在纪念馆里，却清晰地呈现着一幕幕惨烈的战斗场景。一整面的墙壁上，用小楷刻满遵义战役中牺牲烈士的名字。从这些姓名可以知道，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红军的剿杀是何等残酷。遵义不只是一个政治和历史名词。不到遵义，人们无从体会这个地方何以如此伟大和光荣，无法体会它当年对于中国的命运转折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

在向导的引导下，我爬上了遵义山盆镇的百里坡。在山路上行走时，我们遇到一位牧羊的老人，他那布满皱纹的脸，也像这沉默朴实的大山一样挤满了沟壑。同行人与老人搭话，我好奇地问他：“当年红军来遵义的时候，这里的映山红开了吗？”问完后我就后悔了，红军是二月来的，映山红那时怎么会开放呢？谁知老人一听我的话，眼睛突然亮了一下，略带神秘地对我说：“小兄弟，你说对了，我父亲告诉我，当年红军来的时候，这百里坡上的确开满了映山红哩！”

红艳如火，映山红映出的是浪漫而传奇的色彩。我们穿行在桐梓县九坝山的山林中。走进密匝匝的花丛中，我

好奇地采下一朵来。它像只小喇叭，将耳朵贴近它，仿佛能听到“嗒嗒嗒嗒嗒”的军号声。

在这片红土地上，我一路追寻着映山红，用心感受着映山红。这花儿开在黔北的山岭深处，它们在崖壁上或溪泉边，大片大片的红色随风摇晃，形成层层叠叠的花海浪潮，又如不断涌动、奔跑的人群。

放眼遵义城乡，映山红的鲜艳点染着大地，从滔滔赤水河畔，直到高高耸立的娄山关。

走在遵义城里，我的情思被这座血性的城市深深感染了。湘江水流过这座城市，城里每个角落都开满着鲜艳的映山红。遵义，是生长革命精神的土地。这座城有着太多的红色元素和红色基因。它播下了熊熊的革命火种，展示出无尽的红色魅力。

走进黔北的县城山乡，到处可见当年红军征战的足迹，革命旧址旧址群、革命博物馆、革命烈士陵园、革命先烈纪念馆等多处革命遗迹，都被盛开的映山红花海所装点。花团簇拥下的汉白玉雕成的烈士纪念碑，显得更加高大雄伟和壮丽；置身花海中的革命伟人雕像，显得更加神圣而崇高；烈士陵园红花灼灼，象征革命事业后继有人，先烈精神永不止息；革命旧址的房前屋后，默默开放的花朵似在将逝去的时光诉说……

临别遵义之际，我深情地凝眸这片红色热土，将这片土地承载的记忆深深烙印在心中。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汽车在戈壁滩上颠簸，车后卷起浪涛般的滚滚尘烟。灰蒙蒙的天空没有一丝风。不远处博尔通古草原的地面，蒸腾出的一阵阵热浪肉眼可见，这是戈壁滩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

密不透风的驾驶室里越发闷热，偏偏汽车侧面的玻璃摇不到头，排长肖寒紧挨车窗的右半边脸早已蒙上一层浮土。这天然的“防晒霜”，完美地遮盖了他被火辣辣的太阳光炙烤着的、黑里透红的肌肤。这次模拟高原道路驾驶训练，肖寒作为修理连带车干部，带修理方舱车，在整个车队末尾殿后。在驾驶室同乘的，除了中士驾驶员王杰超，还有坐在后排的下士宋远天。

可千万不能让驾驶员睡着了！肖寒一边这样想，一边试着没话找话，打破这闷热的空气。

“排长，到部队快一年了，现在习惯了吧，还不想家啊？”没想到是驾驶员王杰超先打开了话匣。

“肯定想啊，不管当几年兵都想家啊。”肖寒回应着，思绪不禁飘向远方。从军校毕业到现在，他和家人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……

驾驶训练的尾声，天色已然暗了下来，空气中渐渐褪去了燥热。“排长，再有个把小时就到了，我一停车，你就去把三角木垫好！”王杰超的声音一下让他回到了现实中。

博尔通古草原尽头南边的雪山山顶上，圣洁的冰峰被翻墨的乌云悄悄遮盖起来，远方天幕顿时降下一片阴沉的朦胧。山脚下，车窗玻璃外也掉起了雨滴。

突然，肖寒视野中由远及近现出一个醒目的橙色三角锥，一辆老式六平车打着双闪，两名满脸尘土的战士正在车边等待救援。不用说，这大铁疙瘩在路上撂挑子了。

“停车！拿上工具，下车，我们走！”只见王杰超跳下驾驶室，带着徒弟宋远天向故障车快步走去。

连队战士平日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，关键时刻还真是一专多能。

驾驶员王杰超的第一专业是修理，在团岗位练兵比武中多次荣获第一。这几天他跟车保障，才顺手练起了第二专业——驾驶。今天遇到这个突发情况，王杰超处理起来自然得心应手。

王杰超来自新疆乌苏，平日性格也像“大乌苏”一般豪爽大气。他长得矮而壮，平时并不显得灵巧，但遇到专业的事却敏捷得像只豹子。他开始松卡扣、翻转车头，拿起扳手在线路如麻的发动机舱内捣腾起来。

一阵忙活之后，王杰超重新爬上驾驶室，只听发动机发出一阵“哒哒哒”嘶哑的声音，又重归沉寂。

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阵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扑面而来。雨滴击打着戈壁的尘埃，刹那间，众人眼前一片烟雾蒙蒙的混沌。

“这鬼天气，像娃娃的脸，说变就变！”王杰超望着天感叹。急雨簌簌地落下来，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。这时，宋远天正仰卧在车头下方忘我地检查车辆底盘，完全顾不上地面的泥水糊住了他的头发和脸。

肖寒紧了紧钢盔带，翻出后排战备包里的雨衣，跳下车，扎进暴风雨中。狂风把他吹了个趔趄，他先是将雨衣披在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位置

■峭 岩

我把浮躁的尘埃按下来
用意志按住我的心
我是士兵，离不开阵地
像语言离不开诗歌

我有我的位置，不可逾越
枪也不会移位，抓紧脚下的土地
我坚守，与时间站成英雄的雕像

湿地

■胡 勇

这一点湿地
就是一片绿色的小世界

水的清，草的绿
天空苍茫之下的诗韵
是细腻的水墨画
在匠心独具的运笔
和恬静若诗的心境之中
体会湿地的美丽
静谧而朦胧，雅致又飘逸

湿地与人，湿地与鸟雀、蛙虫
故土故地，和谐共生
风从水上而来
湿润的泥土气息弥漫
难以言喻，不露痕迹
我品到了自然的味道

戈壁歌声

■冯彦宁

王杰超肩头，又俯身蹲下，展开双臂，尽量替宋远天遮挡迎面吹来的狂风暴雨。宋远天抬头看了看排长，先是一愣，而后露出了微笑。

肖寒同样会心一笑，替宋远天挡雨的身子一动不动，心底一股暖流涌动着。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，眼看前方的车队越走越远，肖寒心里不禁有些焦急。

“师傅，我刚才细察看了汽车底盘，下面都是好的，马达、电瓶和低压油路系统都没有问题，我觉得应该从保险、断油电磁阀和高压油路中找问题！”王杰超和宋远天推断着故障原因。雨点越来越大，打在汽车钢板上砰砰作响，二人大喊着才能分清彼此的话。

“我怎么没能想到，八成是断油电磁阀保险坏了！”突然，王杰超兴奋地喊起来：“快！远天，快换2号保险！”随即，两个人又忙碌起来，动作娴熟，如操作手术刀的医生。

很快，汽车发动机又响起了欢快的鸣叫。“收三角木、锥桶，上车！”王杰超和宋远天像刚刚打了胜仗一般高兴，眉宇间满是自豪。故障车的驾驶员对二人拍手称赞。

“故障已排除完毕，正在归队途中！”肖寒通过对讲机报告后，心中如释重负。

“长途机动，忠心赤胆；紧急抢修，技术精湛，我们是新一代保障尖兵……”驾驶室传出一阵悠扬的歌声，师徒俩唱起了《我们是新型勤务保障兵》。

开出一段距离后，雨过天晴，尘埃消散，夕阳的光芒洒向广阔戈壁。车窗外，傍晚的博尔通古草原风景怡人。肖寒伸了一下懒腰，朝着远方望去。他眼里的戈壁滩从来没这么美过，只见金色的雨水在不远处汇集成小水流，像大地上一条条闪烁的动脉。戈壁滩已被落下半个头的夕阳照得一片金黄。他转过头看看王杰超和宋远天，太阳光打在他们黝黑坚毅的面庞上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他们望着远方，露出胜利的微笑，就像凯旋而归的战士！

肖寒再次紧了紧钢盔带，同他们一起愉快地哼起歌来。



春风渔唱花草香(中国画)

陈海安作



长征

第 5736 期